

出走去流浪

1 出走

五十歲那年，我改行當廚師，怎麼變成廚師呢？

如果說，因為流浪變成廚師，理由也許浪漫，也許胡扯，也許天荒夜談。

這個故事很荒唐，有些牽強，連我怎麼變成廚師，也是迷迷糊糊。

故事起點，必須從四十歲那年開始，當時厭倦臺北生活，廣告工作讓我煩不勝煩，對人生感到惶恐不安，天天心情低落，不得不到去看精神科醫生。雖然知道那不需要，但是想請假只好去看醫生，聽聽他怎麼診斷怎麼說。

那年台東剛好有件差事，需要一年半載，心裡想出去逛逛也好，只是這趟出差後，就流浪在外，從此沒回臺北，後來婚也離，家也沒了，從此一個人自由自在過日子。從小不喜歡公主王子的故事，更不相信快樂幸福生活的結尾，離婚前跟妻子在天母，常常約餐廳吃飯，回家睡覺醒來趕上班，回家逛天母吃飯睡覺再上班，這種日子感覺越來越悶，跟妻子話越來越少，心靈越來越空虛。醫生要我去旅行，走走逛逛能讓我心情愉快，他沒料到這趟出走旅行二十年，到現在還沒結束。也許精神醫師更沒想到，改行當廚師後，我的躁鬱症竟然不見了，出走之後，我不再苦悶。下廚能療癒，也許深夜食堂漫畫故事有點掰，但是半夜站在廚房的人，他感受到幸福滋味嗎？

我承認，出走遠離臺北，是人生徬徨，出走去流浪，是不得已抉擇。如心理學書上說，中年恐慌症候群，或，精神官能症等名詞，至於精神醫師的診斷，彷彿上教堂的禱告詞。多年後，餐桌旁上菜時，年齡相仿客人問「你怎麼有勇氣，

在四十歲選擇離開臺北職場呢？為何選擇這麼偏僻的台東呢？怎麼規劃呢？準備多少錢呢？跟誰拜師學藝呢？怎麼肯定你的餐廳會成功呢？我很羨慕你現在的生活。」

我看起來，真的很幸福的樣子嗎？

幸福是什麼？我也不知道！

剛開始，不太敢面對流浪、出走、如此負面詞彙，連台東在地人都認為混不下去才留在鄉下，有能力都到臺北台中高雄去創業奮鬥，留在台東是外地人是沒出息。在小酒館喝酒發呆閒聊，旁邊人說「台東是小池塘，在這裡混的都是小魚小蝦，你怎麼會來這裡呢？」眼神裡似乎暗示，你混不下去，才跑路來台東。也許百年來，台東是逃難的天堂，躲債逃難逃兵，連江湖黑道都來躲避仇家追殺，八七水災後，難民來得更多，至於逃什麼難來台東，從生計謀活到心靈出走，也沒有人太計較。

那年搬到山上農舍，連管區員警都上門聊天探問，也許是逃犯才會住到荒郊野外的地方。請人幫忙整理農舍周圍荒煙蔓草，混熟後，怪手司機開玩笑說

「你是逃犯嗎？幹嘛，離家出走，躲老婆閃人，也不用這麼辛苦，住在這種連我們當地人都不想住的地方！真的，你很奇怪！也很有趣！」

剛來台東住在台九線賓朗村落，日治時代留下四方格局，巷弄垂直交叉，農舍新舊雜陳，瓦房水泥房鐵皮屋鄉間，那時住在村落邊角，屋外就是稻田果園，鄰裡安安靜靜，非常休閒自在的村落。每戶人家都種樹養雞，有庭院廣場，房屋相隔數米有樹籬相隔，沒有臺北公寓牆牆相隔緊密的壓迫感，我住的別墅有車庫庭院、落地窗、西式平臺爐廚房、餐客廳、主客臥室數間，一個人獨居，非常寬敞舒適悠哉。當時沒想到定居貸款買下，只是當作過路借住，安逸生活直到屋主賣屋後，我才面臨出走的命運，搬離村落，遷往荒山野地的農舍，才真正開始面對流浪的人生。

多年後沈思，如果住在村落裡，舒適安靜的別墅，家的生活空間，一旦安逸後，三年五年後我是否有勇氣出走呢？二年後房東賣屋後，一時動念遠離村落，

搬到荒野山林裡，落腳孤伶伶的荒廢農舍，那個抉擇，才是出走的起點。也許離開那棟像家的別墅，遠離舒適安逸的環境，我才能真實面對心靈裡的空虛，尋找自我自在的人生路。我沒想過到底為何，只想遠離那些日復一日的單調生活，卻在遠離城市隱居山林生活十年後，才慢慢領悟出走背後隱藏的深意。

一個人獨處的滋味，在都市裡，不論是在辦公室、房間裡、電影院、捷運車廂、巷弄、餐廳裡，常常自己一個人獨處機會，連一蘭拉麵的小小隔間裡，遇到孤獨時，卻不見得有機會沈思。城市裡的孤獨只是孤單的疏離狀態，旁邊依然人來人往，或傳來陣陣城市喧囂聲，聽見隔壁吃麵稀裡呼嚕聲，人來人往的雜音，思緒在現實中拉扯，彷彿地鐵站電扶梯節節上升下降中，華麗光彩的廣告看板，一片片迎面撲來，人被撕裂在城市圖像的暴力中，靈魂被巨大廣告人像吞噬。

一直等待，住在山林農舍裡半年後，才漸漸感受真實的孤獨。醒來一個人、閒逛一個人、讀書一個人、發呆一個人、喝咖啡一個人，真實孤獨的機會處處皆是，當你有機會二十四小時、四十八小時、三天三夜或更久，沒遇見人，沒開口說話，才能真實領悟「一個人」的滋味。社會盛行念佛打坐修禪風氣，不言不語五天一週，這種心靈修行生活，無論在寺廟山莊靈修，總是跟著一群人團團轉，跟著敲鐘聲音走，偶爾傳來棒喝聲音，雖然不言不語，還是跟其他修行人擦身而過，寺廟修行的人禪境界不同於獨居山林的「一個人」。

遊蕩三年五年後，慢慢習慣鄉下風言風語的調侃，不聽不聞不問過著獨來獨往的生活，我漸漸成為傳說中住在山林的怪人，沒人理會我在做什麼想什麼，甚至我搬到哪裡住在哪裡。朋友遠道來訪，下廚備餐燉湯燻肉時，突然領悟「食髓知味」詞義，許多開竅的感觸源源不絕，從日常生活中感受，變成啟蒙思緒，轉化成料理思想。想起很多料理的成語典故，重新拆解思考語意背後，隱藏的美感思想的趣味。那天想到「庖丁解牛」，典故講切肉解骨的微妙刀法，為何不用殺、砍、切、剝、片等呢？「解」字用得巧妙貼切，似乎把庖丁神乎其技的刀法，揮刀切肉的姿態都形容出來微妙為翹。後來下廚料理，思索「解字訣」，去摸索肉片厚薄切法、紋路肌理刀工、搭配煎煮炒燜燉烤的烹調手法。那段時光隱居山林，切菜片肉練功，確實沒去拜師學藝，連廚師證照也沒去考，自己摸索自己玩，朋友帶酒來，就下廚玩料理，慢慢領悟「出味，入味」的意境。

從流浪出走的徬徨中尋找人生意義，也許，對一般人很弔詭、奇怪，如果沒有漂泊過，怎麼知道漂泊的意義呢？當我流浪山林農舍，孤獨徬徨生活一段時間後，終於恍然大悟，逐漸領會梭羅寫湖濱散記的心情，為何費心蓋屋刻意獨居生活在野林中。當他漫遊穿梭在森林湖畔時，感受春夏秋冬的變化，這些感受往往需要長期定居，不是旅遊二週三週，而是經歷數年季節變化之後，在一個陌生荒野獨居一段歲月後，才能深深感受周圍環境氣氛。隱居山林中，我必須適應獨居生活，一個人煮飯用餐整理環境，一個人看書、寫作、沉思、漫遊，從周遭自然環境中尋找存在感，讓自己意識到我在、我思、我活的感觸。

清晨醒來，走出屋外，瞭望自然山林世界，感覺一片空白，深呼吸清涼空氣吸入肺裡，知道自己活著，意識著，感官周圍樹林的風聲蟲鳴鳥叫，看見聽見眼前的綠色世界。現代人已經適應都會城市生活，忽略十八世紀前鄉村生活，經歷十九世紀工業革命，帶來繁華熱鬧的城市生活。梭羅也許在尋找烏托邦世界，他渴望回歸自然田園，出走荒原才能帶給他生命力，如此想像，梭羅如此寫華爾騰湖背後的動機，也許有些複雜難懂，等到自己進入山林三年後，才漸漸領悟他寫湖濱散記的思緒。幾年前，忘了誰的梭羅新翻譯版本的「湖濱散記」來，我翻了幾頁，實在看不下去，翻譯者套用很多中國經典詞彙，無法閱讀作者敘述自然的原始思緒，書的原意被切割拼貼扭曲，附著在中式田園思想的詩句中，感覺彷彿一台拼裝車貼滿廣告貼紙。

看書時想起，是否很多人也是如此閱讀梭羅的作品呢？用個人經驗想像，去拼貼書中的浪漫自然神話呢？原書裡，作者表達他所見的自然，所聽到、所感受、所思想、所領悟的一切，最重要是作者書寫感觸的完整思路，全部斷裂變成一張張中文詩句的貼紙。當你看見梭羅的「湖濱散記」彷彿變成一面牆，上面貼滿東抄西抄中文詩詞，看不見整面牆的真實感受。

我想面對的孤獨，是真實狀態的自然世界，不需帶著一本導讀的書，告訴我「如何面對孤獨？」或「孤獨的意義是什麼？」剛來我沒想，閱讀「湖濱散記」，或陶淵明詩集書籍。隱居山林，許多年後不曾想過，找隱居或孤獨主題的書籍，頂多書店遇見幾本談鄉村移民生活書，也是翻翻而已。每天生活很簡單，認真整

理庭園、上山巡水、修繕農舍、喝咖啡寫稿、朋友來小酌而已，再則外出打工賺生活費。休息空閒時，清晨沿著山徑慢走漫遊，或半夜望著星空發呆，煮杯咖啡書寫，或倒杯威士卡坐在涼亭聽音樂。

2 離島

那年母親節，承諾到馬祖外海偏遠島嶼，去外匯做菜。一個用餐客人問「我在東莒教書，母親節那天你能來這裡，教學生父親，做菜給母親吃嗎？」客人沒說做什麼菜。心裡想，要從台東搭飛機到臺北，再轉機飛到馬祖，下機還要搭船前往北方的小島，這是可能前往的航線，順利轉兩趟班機再轉一趟船班，接駁順利需要六七小時。如果遇春天迷霧，航班停飛可能要等二三天，可能到不了。

那是遙遠遙遠的地方，離島之外的離島，曾經是戰爭的前線，戍守軍隊對抗敵人的邊疆。黎明時客輪抵達馬祖，下船立即登船轉搭小艇前往，登岸碼頭旁防禦城牆上寫「毋忘在莒」，如同昔日塞外邊城的碉堡，城牆沙灘海潮殘留當年戰爭迷亂的記憶。昔日大軍已消失，幾輛老舊戰車火砲散落荒野，展示當年奮戰氣息，騎機車約二十分鐘繞完島嶼一圈，島嶼周圍懸崖峭壁是讓當年敵人懼怕的前線。今天駐防軍隊加居民不到三五百人，村落裡沒菜販菜車，幾家民宅餐廳散落村裡，居民抓魚種菜自食，偶而旅客預約住宿用餐。

學校老師再三來電拜託，不得已推辭母親節訂餐的客人，決定夜奔離島，由於迷霧季節，只好選擇漫長的旅途，從台灣的東南角落前往遙遠的北方離島。從台東搭車七堵，再轉車到基隆已經黃昏，穿過細雨紛飛的街道，轉往碼頭候船室購票等候。深夜船班啟航後，望著基隆港燈光慢慢消失，倒杯威士卡站在船舷，瞭望黑色海面幾點星光，迎著冷澀海風，聆聽海浪濤聲，悠遊思緒從心底緩緩浮起，剩下低沈引擎隆隆震動聲響。

我喜歡清晨空蕩蕩感覺，靜靜坐在餐桌旁，煮杯咖啡讀書寫稿，或翻閱食譜